

名人评论

张玫玫: 看完《十月围城》黎明的造型,才知道晚清就有了离子烫,看完《锦衣卫》甄叔的造型,才知道原来明朝就有玉米烫了。

郑渊洁: 云南大旱最可怕之处在于,云南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连水资源丰富的云南都没水了,中国水资源最匮乏的城市之一的北京距离滴水贵如地沟油指日可待。云南的今天,就是北京的明天。对于光是洗车就日消耗十万吨自来水的北京人来说,到了没水喝那天属于自作自受。

王克勤: 刚刚放下患儿家长的电话,心情很沉重!! 仅仅今天下午17时到此刻,我便接到来自山西的三例投诉,来电家长均怀疑孩子接种疫苗引发了死残。其中一个名叫景煊的太原男孩仅仅活了11个半月便离开人世,“接种到死亡,仅仅三四天!”另外两个三岁与四岁男孩均成了“脑瘫”。

南派三叔: 江南致电:榕树下的人会给你电话,你可别不接,于是守候,结果28个小时了,电话没到,忽然今晨电话响,出现一个奇怪的号码,一查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心中暗怪,接听,对方汉语很不行,我一字一顿问:榕树下?他答:布来齐,你牛肉要吗?

柴静: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非常同意,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善良与罪恶,人性与兽欲不断交织不断干戈的过程。

吴晓波: 刚刚读了两本女人写的书,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和龙的大江大海,非常好,女人一旦有理性的力量,男人们都去打麻将就可以了。

高圆圆: 有的人的出现真的只是为了考验你的底线,你幻想着,如果不出现这一切考验,我是多幸运的人,我不面对我的无能,我不把我的无能拿出来时时提醒自己是多么差劲。只能无能的怪罪于命运……

刘若英: 生命它从不会温柔的对待我们,也不会管我们本来打算往哪里去,它只是不停的前进,逼近,然后我们一点点一滴的,去学习接受,面对。然后有时看着它,有时看着自己,有时与它奋力对战……有时与它并肩同行……十年二十年过去……三十四十年过去……就这样过去……

黄茵: 不要执着,人生有很多不如意,世界不会迎合你,地球不会为你转的,所以不要执着于拥有,连我们都只是红尘的过客,人生赤条条的来,死又能带走什么呢?

@广西马大勇: 宋代多幅皇后像的衣冠,与《宋史》载大致吻合,但有所删减。有的不见玉佩等。有的无大带。高宗皇后像,戴龙凤花钗冠,穿袿衣,深青,翟文(红腹锦鸡)。革带为青鞹。大带带端饰珠。《宋史》说大带随衣色,朱里,纁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与图大致相合。详见《霞衣蝉带》一书。

@岂有此女: 英国空动剧团《我和博尔赫斯》。平凡爱书人的相识相爱,与伟大作家的跌宕人生平行交织,其实我们在书中读到的都是自己。如果书籍能满足你所有的感官需求,那么这部戏无比诗意。“人类这一独特的物种会灭绝,但图书馆永存,这一美好的愿景让我的喜悦从孤独中油然而生。

@常bobo: 李伯谦先生出了本新书——《感悟考古——写给青年学者的考古学读本》,是北大震旦博雅书系的第一本著作。长达4万多字的序言写得很有感情,也有方法论。不但回顾了他的前辈们的工作,也甚至对何努、段宏振、雷兴山、孙

◆ 我希望你们能过俭朴的生活;能过高尚的生活;能过谦卑的生活。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香港中文大学沈祖堯校长寄语毕业生

◆ 我发现啊,起名叫“战争”的,卖书畅销,拍戏票房高。货币战争,茶叶战争,金融战争,股市战争,玫瑰战争,诸神的战争……遍地是硝烟,全线都飘红啊。要不我也写个啥战争?可是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啊……

网友“黄碟子”对文化界的“起名”观察

◆ 当我年轻时我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熟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世界,我将目光缩短,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家庭,但这也不可能。当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我可能改变家庭、国家甚至世界。

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

◆ 人情比天大,下笔就小心翼翼了。相关当事人在,他们的亲属在,政治正确在。所以当代人的回忆录多不好看,要么是城府颇深深头八脑的道学先生,要么是一肚子委屈遮遮掩掩的小媳妇。哭不痛快,笑不敞亮,又刺痒得不行。难受死了。

记者“老腻”在微信上如此形容“回忆录困境”

◆ 大动荡时代的柔美女子,如明末清初铁血大戏,陈圆圆不是改写历史的女人,但没了女人,那历史也就无润泽无趣味,连一点脂粉也没有了。

《读库》出炉,媒体人何力读完王鹤的《从繁华说到寂寞》的感受

◆ 我认为侦探小说家应该对谋杀的数量严格控制。一场谋杀是最完美的,两场还可以接受,尤其当第二场是第一场的直接结果时;但如果作者只是因为担心破案调查正趋于乏味就贸然引入第二场谋杀来活跃气氛,那就大错特错了。当谋杀超过两起时,谋杀就成了屠杀。

作家毛姆在《随性而至》中谈侦探小说的写作

◆ 辛亥年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这三百多个日夜里,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演到极限,形成巨大的反差。

祝勇的《辛亥年》还历史以血肉、性格、情感与生命,这种“有人参与的历史”也获得了不少书评人的认同

◆ 法国人之所以喜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把我当作了知识分子,因为我戴着眼镜;第二是把我当成了艺术家,因为我的电影不赚钱。

毛尖的新书《当世界向右的时候》写到伍迪·艾伦在戛纳接受采访时的话语

◆ 要留住人才,首先需要培养一个可放任自由而不束

各家声音

缚的环境,能被束缚的,就不是人才了。其次是能鼓励异常思维,鼓励我行我素与自命不凡。因为有突出毛病的人才可能是人才。人才是有突出智商的人,需要能包容他们缺点的土壤。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人才观

◆ 爱尔兰电子书的价格和纸质书差不多,人们更愿意买纸质书,书店里总有很多人。而且我接触的爱尔兰人都自愿为正版商品买单。在爱尔兰上网下载一首歌需要人民币10元左右。电影光碟也很贵,通常要20欧元左右。去电影院看电影则相对便宜,所以电影院总是爆满。

这是曾经在爱尔兰留学5年的颜青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感叹

◆ 当时(余华读书时)语文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毛泽东和鲁迅,我曾经以为世上只有这两个文学家。我当时读来读去全是烦人的鲁迅,后来重读才肃然起敬。2006年在奥斯陆讲到小时候讨厌鲁迅时,一位教授对我说:“我小时候讨厌易卜生。”这次在纽约,一位印度作家对我说:“我小时候讨厌泰戈尔。”

在微信中,作家余华谈到自己幼时对作家的印象

◆ “十一”长假,于丹在北京电视台“感悟”了几天“人生”,每期都是花团锦簇的语言,配雅趣盎然的意境,每期演讲都繁复而华丽,但是我必须得说,于丹把我“购”住了。

对于于丹的演讲,撰稿人佟彤在《北京晨报》说——被于丹“购”住的那几天,胡同里的家长里短倒是让人想起了天堂

◆ 微博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它还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像文明的栖息从甲骨、金石、羊皮向纸帛迁移一样,我们注定要移驻到电子媒介中,我们要在数字化生存中创造并检验自身。微博等等承载着重要的功能,从中生长出当代人的知识、信心和存在感。

编剧余世存认为,传统大厦没有颠覆,而是因新成员的加入获得了活力

◆ 微博不仅仅是一个玩具,它还是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像文明的栖息从甲骨、金石、羊皮向纸帛迁移一样,我们注定要移驻到电子媒介中,我们要在数字化生存中创造并检验自身。微博等等承载着重要的功能,从中生长出当代人的知识、信心和存在感。

编剧余世存认为,传统大厦没有颠覆,而是因新成员的加入获得了活力

@奔向奔三: 这几天在看一本书,《出梁庄记》,一读就舍不得放下。农民进城,城市繁华,农村凋敝。新生代农民大部分不会干农活,想在城市扎根,但又发现城市是他乡。我自己就是个农民,侥幸上了大学来到了城市,可谓出梁庄,打着一份外人看起来不错的工。“进城农民”,这么大的群体,又有多少人走进他们内心来书写呢?

@刀尔登: [日攘一诗]……多生习气未除肉,长夜安眠懒煮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挂新拟同蝙蝠。众笑忍饥长杜门,自恐暮年还入俗。经旬辄瘦驴父,未信脑满添黄玉……

@袁晓峰老师的新家: 当孩子读完《你不知道的三个朋友》,来和我们探讨哲学的意义、探索科学的道理、探寻美学的设计时,当我们看到孩子阅读时一脸的欢笑和着迷时,当孩子们掩卷沉思时,我们是否会欣慰地感叹:这不就是《忍者》里那个奶奶说的美妙时光吗?

@田维 Paolo: 目前,床头3本书,《世界是平的》、《穆斯林的葬礼》、《任他评说》。

美文鉴赏

岩、孙庆伟、梁云、王力之、宋玲平等人的工作和他们对李先生的影响给予了述评。

@何家炜: 法国作家托尼诺·贝纳吉斯塔(Tonino Benacquista)来自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的黑色侦探小说荣获侦探文学大奖,他曾荣获恺撒电影节最佳编剧,小说《Malavita》被吕克·贝松改编成电影《The Family》(《别惹我》)。《直立人伤心俱乐部》这部都市世情小说讲述巴黎一群单身男子跌宕起伏的情感生活。

@甫跃辉: 读《我,六次非演讲》。文章写得好,还能做翻译!“卡明斯的诗相当难译。当年林以亮编选的《美国诗选》,译者除他自己,还约请了张爱玲、余光中、邢光祖、梁实秋、夏笳五位,全都是兼通中西的文学大家,然而以此六人之力,尚且对卡明斯敬而远之。”定浩这后记是在赤裸裸地表扬自己啊。

@安武林: 和施亮兄、卫卫弟小聚。卫卫送我《希腊爱经》《罗马爱经》《印度爱经》译教版的,图文并茂,很是喜欢。我说我有一本《爱经》,但我忘了是哪一本,卫卫很吃惊。他其实是看过我所有书架的,忘了。回到家一看,是岳麓书社出的,是罗马《爱经》戴望舒翻译的。这

三本书是研究两性问题的名著。

@刘苏里: 昨天收到一朋友短信,向我推荐米沃什的非虚构作品。《1985》算寓言,《秘密演讲》根据档案虚构,《针尖上的天使》纯虚构,而《被禁锢的头脑》,却是亲身体验,并将自己植入其中,尤其难得。

@曹元勇: 法兰西经典之《新十日谈》,路易十一组织文人、主持创作,100个反禁欲的新鲜故事,构成法国中世纪文学中最有生气、最有价值的部分。这部书是法国短篇小说的重要源头,也是巴尔扎克创作《都兰趣话》的范本之一。

@阿花的伊萨卡岛: 《人性的污秽》里有大段对美国学术界的讽刺,这几个月认识了一些美国教授,听过他们的吐槽后再重读更觉得有趣。想到刘瑜老师说过美国的学术论文大都是“精致的平庸”,当然中国的连那个定语都没有。

@旺是旺爷的旺之读书行路: 读完《扫起落叶好过冬》,人的短暂一生,所见多是悲惨和苦难,是卑劣和苦难,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人要读史学史。

